

民国学术文化名著

文章讲话

夏丏尊
叶圣陶 著

文章抒发感慨，不消说有种种技巧，种种方式。我觉得归纳起来只有一个法则，就是把时间那重点出。这法则并不是偶然的，因为感慨之情原由今昔对比觉得「今不如昔」才发生，所以时间观念与感慨之情就有密切的关系。凡是感慨文章，记述事物的变迁，都把时间那重点出。

民国学术文化名著

文章讲话

夏丏尊 叶圣陶 著

岳麓书社·长沙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章讲话/夏丏尊,叶圣陶著 —长沙:岳麓书社,2013 1

ISBN 978-7-5538-0052-3

I ①文 II ①夏 ②叶 III ①汉语—文章学
IV ①H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306276 号

WENZHANG JIANGHUA

文章讲话

作 者 夏丏尊 叶圣陶

责任编辑 蒋 浩 张卫国 曾 倩

特约编辑 朱艳红

责任校对 舒 舍

封面设计 肖睿子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直销电话 0731—88804152 88885616

邮编 410006

岳麓书社网址 www.yueluhistory.com

岳麓书社淘宝网 [http //ylbooks taobao com](http://ylbooks.taobao.com)

2013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960×640 1/16

印张 7

字数 94 千字

印数 1—5,000

ISBN 978-7-5538-0052-3/H·44

定价 14.00 元

承印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印务部联系

电话 0731—88884129

整理说明

一、丛书着力于“学术”与“文化”两方面，所收著作或为学术上开新之作，或为文化上奠基之作。

二、丛书之收书范围，原则上起于民国建立，迄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然某些著作之成形，可追溯至民元之前若干年，因其有重要地位，亦酌情收入。

三、文、史、哲之分，原系西洋通则，本就不太适用于中国学术，故丛书不按学科分类，而是根据整理进度，顺次出版。

四、丛书所收诸书，原版均为繁体竖排，在其流布过程中，亦有版本差异、文字讹误等现象，为方便读者，此次做如下整理工作：

1. 繁体字改为通行之简体，竖排改为横排（原书中一般“右表”、“左表”、“右文”、“左文”均改为“上表”、“下表”、“上文”、“下文”），但为充分尊重原著，原书中专名（人名、地名、书名等）及其译名皆一仍其旧，凡底本脱、衍、讹、倒之处，除个别讹错明显且影响文意阅读者稍作改动外，皆一仍其旧。

2. 凡排印误刻者，如日曰、己巳巳、戊戌戌之类，均径改，不出

校记。

3. 为方便当代读者阅读，标点符号按现代汉语使用规范作了处理。

4. 丛书中多本有作者原注，原书以夹注出之，此次整理皆排入正文，并以楷体小字以为区分。

5. 各书附“后记”一篇，说明著者爵里、版本流布、各界评论等情况，以期为读者提供阅读指南。

古人云：“校书如扫落叶，旋扫旋生。”吾人虽勉力为之，而乖漏难免，还祈方家教正。

陈 序

自从去年夏天从南中国回来，又得时常和丐尊先生会面谈天。丐尊先生非常关心中等学生的语文教育，我们谈的自然仍旧多是这方面的事，但他这时的神情已和往时大不相同，往往有一种难言的抑郁流露在语里言间。这抑郁的根源，我是明白的，并不在语文教育的本身，但我只能劝他致力语文教育的工作来排解。结果他就整理旧稿编成了这一部书。

他在这书里面很用过一些心。在几个问题上，如《文章的静境》《文章的动态》《句子的安排》《句读和段落》，都有他独特的见解（圣陶先生的一篇《开头和结尾》，也是如此），在其余的几个问题上，也都说得非常深入而浅出。虽然只有短短的十篇，说到的问题并不多，也不亏为语文教育上一种郑重其事的工作，我相信对于中等语文教育上一定有相当的贡献。

语言的教育上现在还有许多问题等候大家解决。例如读文的层次问

* 此处标题底本无，系由本书编者加。

题就是一个相当严重的。现在一篇归有光的《项脊轩志》，会选给初中生读，也会选给高中生读，有时也会选给大学初年级的学生读。虽然读法尽可以不相同，在读法的标准未定之间总不能不使人有漫无层次之感，而读法现在又似乎还没有确定的标准。这样漫无标准的选读，不但容易犯重复，也很容易犯深浅倒置的毛病。要去这种毛病，据我个人的意思，必须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都能够找出些条件来做层次先后的标准。在内容方面，或者可以从（1）背景的亲不亲近，（2）需要的迫切不迫切，（3）头绪的简单不简单这几个方面来划分先后的层次。将内容的背景比较亲近的，需要比较迫切的，头绪比较简单的列在前。在形式方面，或者可以从（1）需要的迫切不迫切，（2）结构的普通不普通，（3）规律的简单不简单这几个方面来划分先后层次。也将需要比较迫切的，结构比较普通的，规律比较简单的列在前面，循次递进。这内容形式两方面究竟应该有几个条件，以及应该有哪几个条件，尽可以由大家商酌决定，但必有条件才会有标准，才可以使层次有方法相当的确定。又这种条件具体地应用起来，也许很可以发生错综纠结不易解决的问题，但总比漫无标准随意安排好些。至于选读注意选文内容的背景和不注意背景，注意选文形式的规律和不注意规律，我以为简直是划分新教育和旧教育的一条鸿沟，为现今的语文教学者所不可不注意的。注意背景，语文才是历史的教授，读一篇文知道一篇文不过是一时一地的需要的反映，不见得真地可以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如果真有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的东西存在，那一定不是篇中的每一字每一句，而是这些字句和那背景的关系。注意背景的读法，不妨说是立体的读法。读文能够立体的，这才没有一文没有作用，没有正作用，也一定有反作用，而正作用和反作用之间也不愁其有冲突。这立体的读法，实际也可以应用在形式方面。形式也是历史的。不过形式方面因袭性比较的重，可以用类推法的地方也比较的多。所以形式方面的教学，比较的重在使知类推，但又不能推出了界。要使人能够闻一知二，却又不致混二为一，才算合乎理

想。这只有用科学的教授法，将形式上所含的规律一一指出，而说明其所以同所以异，才能做到这个地步。用过去与耳谋与口谋的方法，难保不会从“未之能行”类推出“卒不之踣”来的。我因为怀着这样的见解，故颇切望有不堕入形式主义的阐明语文规律之学术书陆续出现，使语文教育上严重的问题能够有一个可能解决的学术基础。

像丐尊先生和圣陶先生的这部书，不但处处说得很具体，而且还能在几个问题上披露出自己的独特的见解来的，便是我所希望陆续出现的书之一。

一九三八年一月，陈望道。

自序*

前回我和圣陶因一时的兴趣合写《文心》，在《中学生》上连续登载，意外地得到好评。《文心》完结以后，就有许多读者写信来要求再续下去，来一个《文心续编》。《文心》已无兴趣再续了，读者们的要求信却老是不绝地来，为想不叫他们过于失望，于是在《中学生》里辟了《文章偶话》一栏，就文章的各方面随时写些讲话式的东西登载。我们自己约定，每年各写若干篇，每期不必全有，决勿苟且塞责，敷衍读者。

《中学生》登载《文章偶话》自二十四年九月第五十七期开始，到二十六年六月第七十六期止，共只登过七篇稿子，平均起来，要每三期才见一次。所以如此难产，一半固然是因为我们生活忙乱，一半也是因为想不苟且，太矜持了些的缘故。圣陶忙于别种写作，写得更少，只有一篇，就是《开头和结尾》。

二十六年暑假，《中学生》照例停刊两个月，我略得闲暇，就鼓起兴头，赶写了三篇。打算从九月号的《中学生》起，连载几期，弥补过

* 此处标题底本无，系由本书编者加。

去的缺憾。不料“八一三事变”突然发生，一切都变了个样子，《中学生》九月号在排印中付诸劫火，截至现在还复刊无望。这新写的几篇稿子，不知在那一天才能叫读者读到。于是将旧稿七篇和新写的几篇合起来先行出版，改称《文章讲话》。

本书所收共止十篇讲话，当然不能说尽文章的各方面。圣陶带了一家从苏州逃难，展转入川。读他来信，壮怀犹昔，毫不颓丧，最近且在巴蜀中学担任国文教师，关于中学国文教学，当有更切实的新收获。我虽垂老，饱经忧患，也还勉强活着，愿以余年继续文章学究的工作。只待局面好转了，《中学生》复刊了，本书一定还会有续编的，敢在这儿向读者先作下一个预约。

中华民国二十七年二月，夏丏尊。

第一辑

宋元戏曲史
中国哲学史大纲
经典常谈
外一种 论雅俗共赏
欧洲文艺复兴史
通史新义
中国近代史
中国美术史
中国伦理学史
中国文化史(上下)
清代学术概论
中国戏曲概论
西洋史
白话文学史
给青年的十二封信
外一种 谈美
道教史
外一种 中国道教史
唐诗杂论
蔡子民先生言行录
中国史纲
中国小说史略
近百年湖南学风
西洋美术史
外一种 西洋画派十二讲
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
中国文化的出路
国学概论
外一种 国学讲演录
明史讲义
佛学研究十八篇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第二辑

清史讲义
红楼梦辨
诗论
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
中国佛教史
中国古代史(上下)
中国历史研究法
欧洲文学史
目录学发微
外一种 古书通例
国史要义
中国建筑
外一种 中国建筑简史
文化学概观
鲁迅批判

第三辑

平屋杂文
艺术修养基础
现代中国文学史
绿缘堂随笔
中国绘画史
思想与社会
魏晋思想论
俄国文学史略
艺术漫谈
儒家哲学
新唯识论
经学通志
中国画学全史
红楼梦人物论
理性与民主

第四辑

戴东原的哲学
诗经学
三国史话
西洋教育通史
宋词研究
国防论
艺术丛话
四库全书纂修考
要籍解题及其读法
中国四十年大事记
古籍举要
先秦学术概论
中国民族史
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
外一种 六朝陵墓调查报告
宋明理学纲要
理学纲要
中国教育史(上下)
先秦政治思想史
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
西洋哲学史纲
管子探源
版本通义
诸子通考
曾文正公学案
学易笔谈

第五辑

杨朱哲学
群经概论
中国词史略
中国学术史讲话
唐代诗学
宋诗研究
国粹与国学
清代思想史纲
中国报学史
戊戌政变记
扶箕迷信研究
标准与尺度
书学史
亡友鲁迅印象记
浙东学派溯源
丰富的人生
诗言志辨
语文零拾
新诗杂话
中国交通史

第六辑

文学闲谈
新史学
中国都会三百年革命史
文字学概论
中国文学史
近世欧洲史
中国文学论集
中国哲学史纲要
词曲史
东北史纲初稿
文字学ABC
中国散文史
知识与文化
中华民国史
中国历史讲话
外一种 中国历史纲要
明代文学
历史研究法
十力语要
通俗社会科学二十讲
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论集

第七辑

法兰西史
印度通史大纲
中国近一百年哲学史
上古秦汉文学史
印度文学
高君书
俄国史
辛亥革命史
印度哲学史略
德国史
明清戏曲史
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
西洋史学史
美国史
中日战争
淮南子书
英国史
希腊史
中国俗文学史（上下）
中国近代史

第八辑

中国文法通论
史学通论
史事与人物
人生哲学
欧洲族类源流略
孔子哲学
绘画与文学
中西交通史
白屋说诗
词曲研究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读曲小识
皇权与绅权
旧诗新话
科学与人生观
明日之中国文化
希腊春秋
乡土重建
阅读与写作
朱元球传

目 录

陈 序	1
自 序	4
句读和段落	1
开头和结尾	10
句子的安排	19
文章的省略	31
文章中的会话	42
文章的静境	51
文章的动态	59
所谓文气	68
意念的表出	78
感慨及其发抒的法式	87
后 记	95

句读和段落

从前的人写文章，不加句读，不分段落。假如所写的文章有一万个字，就老老实实把一万个字连写在一起，看去好像黑漆一团。加句读、分段落，都是读者的工作。因此，古来的书有许多很不容易读，并且因了读者的见解，一句句子可以有好几种读法，结果意义大不相同。例如《论语》里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可以读作“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据梁启超说）。《老子》里的“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可以读作“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据释德清说）。因为作者自己不加句读，所以发生歧义，这情形和普通所说的笑话：“今年真好，晦气全无，财帛进门”，“今年真好晦气，全无财帛进门”没有两样。

近来的文章已流行加句读、分段落了，不但自己写的文章要加句读、分段落，并且把前人所写的文章也加了句读、分了段落来重新印行。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

句读和分段的法则，普通文法书上都讲到，只要是中学程度的青年，大概都已知道了的。不过加句读、分段落，在法则上虽然说来很简

单，实际运用的时候，颇不容易。如果文章有技巧的话，句读法和分段法也是技巧的一部分，值得好好注意的。

先讲句读。

句读用“、”“，”“；”“。”“：”等几个记号表出，古来所用的只“、”“·”两个，近来喜欢简单的也只用“，”“。”两个。这些记号看似没有甚么，用在文章中就成了文章的一部分，竟是有生命的会起作用的东西。为说明简单计，姑就最简单的句读记号“，”“。”来说。“，”是表示读的，“。”是表示句的。一句完整的句子，“。”只用一个，地位是有一定的；“，”的地位和数目，往往可以不一定。例如：朱自清的《背影》开端一句，就可有几种不同的句读法。

我与父亲不相见已二年余了，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甲)

我与父亲，不相见已二年余了，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乙)

我与父亲不相见，已二年余了，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丙)

我与父亲不相见已二年余了，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丁)

这里面(甲)是依照《背影》原书的，大概是作者朱自清先生的原来的句读样子吧。(乙)以下三式是我试加的句读。这四种句读法都有人用，不过文章的意味在各部分的强弱颇不一样。

依我的经验看来，一句句子作一气读的时候，断落的部分意味比别部分强。作两口气读的时候，有两个断落的部分，就有两部分意味加强了。现在用简单的句子来作例：

仁者人也。

仁者，人也。

第一例“仁者人也”作一口气读，“人也”部分较强。第二例“仁者，人也。”作两口气读，“仁者”和“人也”两部分意味都强。因为，原来是“仁者人也”四字合成一个单位。分断以后是“仁者”为一个单位，“人也”为一个单位了。凡是断落的地方，意味都会增强，一句句子，断落的地方越多，意味增强的地方也越多。这差不多可以说是一个原则。

根据了这理由，让我们再来吟味上面所举的《背影》的文句。先就上半截说，得三式如下：

我与父亲不相见已二年余了（一）

我与父亲，不相见已二年余了（二）

我与父亲不相见，已二年余了（三）

（一）式只作一口气读，（二）（三）两式都作两口气读。（二）式中的“我与父亲”“不相见”因为分断了的缘故，读起来意味都比（一）式中的强，（三）式中的“不相见”“已二年余了”读起来意味也比（一）（二）两式中的强。

再就下半截说，也可得三式：

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一）

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二）

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三）

（一）式只作一口气读，（二）（三）两式都作两口气读，（二）式中的

“不能忘记的”“是”二部分读起来比（一）式中的意味强，（三）式中的“是”字意味特别强，“他的背影”也比（一）（二）两式中的都要强。

就一般文法上的规定说，上面所举的《背影》文句的各种句读法，以第一种（甲）为最适当，最合论理，可是习惯上却也容许有别的句读法，（乙）以下诸式，有时也不妨使用。自古以来，颇有许多句读法不甚合论理的。例如曹孟德的诗句：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

普通皆用这句读法，如依照文法上论理上说来，应该作“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才对。因为句子中包含着“月明”“星稀”“乌鹊南飞”三部分的缘故。从来的断作四个字一节，实因它是四言诗的一部分而已。又如苏东坡《念奴娇·赤壁怀古》词句：

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

向来都把“乱石穿空，惊涛拍岸”两节作为对偶，把“卷起千堆雪”作为结句。如果依文法和论理来说，“乱石穿空”与“卷起千堆雪”没大关系，和“卷起千堆雪”有关系的只是“惊涛拍岸”四字，句读应该如下：

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

可是因为它是词的一部分，有一定的句式，所以即使句读法和文法论理稍有不合，也就大家不以为怪了。

归结起来说，句读法尽可不死守文法上论理上的规矩，相当变化活